

# 滄海粟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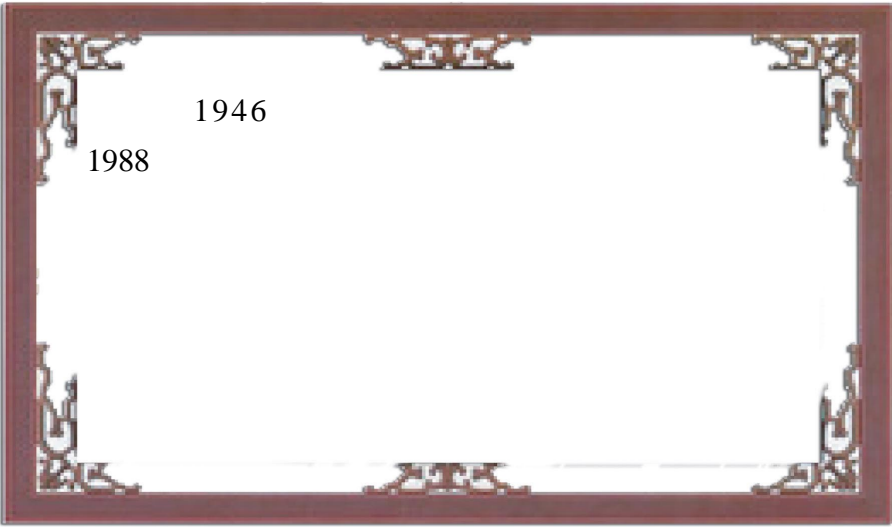
文：陳修吾

2011年初某日我外出辦事回家，忽見信箱上插了一本頗厚的郵件，打開一看竟是一本非常精美的442期交大友聲，立即把

原訂要做的事擱下，抱著這份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往書房裡跑，急欲了解這件突臨喜事之緣由。

從頭翻到底，先是看到好像50年前我代表台灣赴泰京曼谷參加亞經會期間的一個晚宴上見過一面的陳豫學長，仍甚健壯活耀，令人欽羨不已；繼則喜見後面表列踴躍捐款母校校務基金者名單，更為母校經費充裕高興；反思自己既無體力又無財力可以跟進。

最後發現該期刊稿約，措詞簡明懇切，激盪我決定執筆響應，因此寫了「往事之回味」一稿。（編按：刊出於友聲445及446期）由於已經有二十多年沒有寫稿，熱心有餘卻是信心不足，寄稿時即有多種心理準備，倖獲刊登，並蒙蔡孟峯社長之吹噓，王麗娟主編之巧思活化文稿使我非常感動與感激，視



我自從1946年交大唐山工學院礦冶系畢業，以至1988年屆齡退休，期間所有任職之機關待遇，均可評為中上水準。所得薪資卻是全家賴以維生的唯一財源，在量入為出與生活優先之前提下，對於大小支出不得不精打細算，因此我做了不少事與願違的痛苦決定，其中之一就是交大友聲雜誌改採收費時，我沒有訂閱，轉眼間已睽違了幾十載。

力雖然欠佳，仍決定再撰一稿，以答謝他們的厚愛。

追憶我進初中時即需肩挑棉被衣物，離鄉背景徒步赴

外求學；交大畢業進入社會之歷任職務，亦常因公需要遠離辦公處所，東奔西跑，況如滄海之一粟，隨波逐流，漂泊範圍幾達半個地球，粟影渺小，不易引人注目，僅能在放大鏡下，檢視些微自我感覺良好者，予以概述。

## 一、校友晚會

1954年我接受交大學長陳堯廠長，陳堯廠長之徵召主持設於基隆市郊之木山煤礦，到任不久即收到交大校友會寄來一張派令，指定我擔任聯絡幹事而無其他說明，使我解讀為僅負責木山煤礦範圍內之聯絡事宜，故不以為意。不料在數月後的一天，我突接交大校友會總幹事王敏慶學長之私函，要我籌辦次月在台北市舉辦之校友聯誼晚會（公司輪辦），因我來台後之工作地點都在遠離台北市

的瑞芳地區，故從未參加過校友晚會，加以接辦木山煤礦不久，僅陳垚廠長介紹我認識當時與他兼任台肥南港六廠籌建處主任之林致德協理學長，故一時感覺到非常孤單與惶恐，急把重要礦務安排後即驅車直奔台北市造訪王敏慶學長，交談後他也覺得事態嚴重，立刻打電話給時任公路總局副局長的林家樞學長，要我前往洽借該局在台北市公園路之大禮堂作為晚會會場。

當我造訪林家樞學長後卻聽到他言詞閃爍，似有婉拒之意，此時忽聞坐在其對面之林則彬局長開口對我說：「陳先生，公路局可以配合，你拿我這張紙條去洽禮堂的主管安排。」我才領悟到我與林學長的對話林局長都在聽，接著才聽到說林學長清楚地說要我速依局長的指示去辦理。翌日我造訪該禮堂主管，他很客氣地帶我看看大禮堂以及其外面的停車場，並對我透露交大同學晚會曾用過這個禮堂，一切情形他都瞭解，如何準備他會妥善辦理，要我放心去準備其他事宜，順利解決了最重要的場所問題。

數日後我造訪林致德學長，他聽完我之詳細陳述後即主動說要負責全部晚會節目之安排，又順利解決了第二個主體問題。細想其他配合工作，大概都可動用我礦上的人員辦理，此時我才放心恢復了礦上的常態工作。

晚會準時舉行，校友們大都帶眷參加，大禮堂顯得座無虛席，我才領悟到大台北地區有這麼多的交大校友，那時交大尚未在台復校，這些校友都是在大陸之三所交大學校畢業者。我即依照林致德學長所安排的節目程序主持晚會之進行。當輪到林致德學嫂上

台演唱京劇時，搏得台下掌聲如雷，使晚會high到最高點。此時突見陳垚學長走到台前告訴我：「時候已經太晚，應該結束了。」我看了手錶才知道已經十點多鐘，立即宣布時間已晚，為免影響學長及家人之作息，晚會到此結束，並祝各位健康快樂。

回想我初次向王總幹事細述後卻未見其有意換人負責之情形下，加以時間迫促，我只有努力以赴，一路走來雖是孤單，一直覺得有股看不見的力量在幫助我，使得晚會能差強人意地辦得順利圓滿，尤其晚會能在high到最高點的時候畫下句點，諒可使校友及眷屬們留下一個難忘的記憶。

## 二、英雄美人

1956年我奉派調任經濟部煤礦探勘處石碇煤田探勘隊隊長之職迄1960年底止共計完成石碇、東勢、上坪、雞母嶺、埔里、澳底及角板山等七個煤田之探勘工作，除每月必須向探勘處填報詳細工作進度內容外，該處亦視需要而不定期指派幹員前來現場複勘指導，力求探勘資料做得詳實，以供煤礦業者作為研擬開發計畫之可靠依據。

埔里煤田之範圍涵蓋魚池及埔里兩個地區，當探勘工作進行大半時，探勘處通知我欲於某日派盧善棟先生至現場複勘。是日上午我即陪其至台北乘車南下，抵達現場時已屆中午時分，複勘工作僅能在下午進行，在勘測幾個重要煤層露頭後，我即向他說明在埔里區域內所見之煤層露頭均在一個平面上，魚池地區也是為此，而且煤質都屬泥煤，因此我推測在遠古時期之日月潭、魚池及埔里應是一群大小高低不同之水潭，與現

在之日月潭類似，後因魚池及埔里之潭堤崩缺而使水及中間泥煤土砂向下游流失而形成現有之盆地。泥煤雖然熱值不高，但具有淨化水質及作為肥料之功能，故埔里煤田範圍內能有今日農作物豐收與水質特佳之情形，也使該地區能有各種享譽中外之特產。

半天勘測時間很快溜逝，直到停止工作並乘車赴就近之日月潭旅館投宿，幸能在靠近乘船碼頭處找到一家旅館，當我們辦妥住宿手續進房整理時，忽從臨潭之窗口眺望到蔣中正總統及夫人宋美齡伉儷正欲作遊潭之旅，兩人均穿便服，手牽手狀極親密地走向碼頭，離登船不遠處蔣公即伸手緊扶著夫人直至登船坐下，蔣公才放手並在夫人旁邊坐下，其對夫人體貼之情形，遠在一般庶民之上。由於平常我們所見到的蔣公都是身著軍服的三軍統帥威武英姿，夫人也是儀容端莊的配角，今日能有機會看到他們溫柔親密的一面，我們兩人都認為他們不但是舉世聞名的革命夫妻，而且是一對非常恩愛的英雄與美人。後從旅館人員處獲悉他們賢伉儷每年夏季都會有一段時間把行宮移至日月潭的涵碧樓，並且常在黃昏時候乘船遊潭，飽覽潭光水色之美，消除酷暑之氣。這一切說明了他們在日理萬機之際，亦善於調養身心，故均獲得耄壽而終，尤其是夫人宋美齡女士還能活到 106 歲的超高年齡。

### 三、致擒飛賊

1950年代在台北縣新店市有位市民高某人，不但身體健壯而且身手敏捷，反應靈活，善於在高樓林立之間攀爬走動，未聞曾受到任何傷害，可見其天賦甚佳，只是慣於侵入富有人家偷竊財物，其所得不但不自己

揮霍花用，經常用以濟助社區之弱勢貧窮人家，大有仿效古人劫富濟貧之義行，故有部分社區居民恭稱他為義俠。因偷竊行為已經犯法，故警方人員欲，故警方人員稱他為飛賊。

政府當局考慮先行引導其天賦才能朝正規方面發展，以為國家社會貢獻心力，故曾數度安撫規勸，願以高薪聘其加入警方團隊工作，但均被其婉拒，在正面努力無效之下，只好決定將他鏟除，以維持社區之安寧。

1950年代末期當時我還是擔任經濟部煤礦探勘處之煤田探勘隊隊長之職，家卻一直位在台北市景美51巷，有一天我因事外出近中午時分才回家，當我走至巷口時即遠眺三部高級警官特有之紅色吉普車停在我家門口，頓時惶恐萬分，以為家中發生甚麼重大事故，乃以飛步趕抵門口時見大門敞開，進門後院子裡有三位警官笑容滿面的朝我走來，並由其中一位先行自我介紹為刑警總隊長，繼則由其介紹其他兩位為台北市及台北縣之刑警隊長，我立即表達怠慢之意並連忙請他們進入客廳坐談。

我在聆聽他們說明來意之後，即拿出一張通常之煤礦坑內圖，指述主斜坑除用來運輸之用外，並將地面之新鮮空氣引進以供各種作業場所之用，而由主風坑將各場所之廢氣帶出地面排放，因此坑內可說是四通八達，人員亦可到處流竄，加以大部份礦工臉部常被煤塵污黑，使得在坑內不易辨認個人真面目，欲進入坑內抓人之難度相對增高，但你們獲得他已逃避坑內之情資，我可陪同進坑一試。說完我忽想會不會是高某故放風

聲，以便其逃離新店地區，乃將此意向他們提出，忽聞總隊長誇稱：「你不愧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探勘隊長。」我聽完連忙說：「我這個小隊長已蒙過獎了，真不敢當，尚請三位大隊長多多指教。」彼此恭維一番之後，總隊長才說今天已動員三個單位之所有警力，除分佈在礦場及其對外之所有道路外，並分守新店通外之各要道，請你陪同我們同仁進坑一趟好嗎？我立即點頭同意。

我們一行人抵達礦場後，我即指定要坑主任、礦場安全主管、機電主管等三人陪同進坑。在查看兩個採煤場所後，欲搭礦車返回地面時，不知是他們故意還是偶發，懸掛在主斜坑之大電纜忽然整條掉落在軌道上，我立即請三位主管調派人員把電纜妥為懸掛固定後，並安排三位主管先行分上列車之頭、中及尾之礦車，以維護行車之安全，然後請警方人員分上其他礦車，順利返回地面。當我走離坑口不遠處，即有一位警方人員走近我身邊，在我耳旁親聲告訴我，在我們進坑後派守在新店安坑通往三峽之公路警方人員即發現高某行蹤，經開槍擊中他的膝蓋，立即倒地就擒。後聞政府已將其傷處治好送往綠島坐牢，新店地區從此亦獲得應有之安寧。

#### 四 潛能無類

我在景美居住長達五十多年之久，因此知道彼此姓名的社區人士為數甚多，相遇時點頭之交者亦不少，其中有位街友住在一家戲院後面自湊的一間小棚裡，每次我經過被他看到或在路上相遇時，他都笑容滿面地對我打個招呼，我也每次都會主動給他20元以上的零錢，無形中建立了一種說不出的友

誼。

景美地區係從台北縣所轄改隸台北市者，都市計畫即由台北市重新全面修訂。部分參與修訂之委員告訴我，新修訂之計畫係在七分政治三分技術的氣氛下進行的產物，結果是有利少數權貴而害及無數庶民。新計畫中有一條寬達12公尺的道路需要斜切我家及附近多家的住宅，雖然我們曾數次陳情反對並提較為可行之替代方案以供參改，但均未被接納。在市府陸續核發計畫道路兩旁空地新建住宅之情形下，其間之新計畫道路土地所有權人希望得到徵收補助款，以及兩旁有較大面積可建高樓者均贊成新計畫之開拓，因此存在有兩股立場不同的力量。我們不得已改在當時每數月召開一次的里民大會上提案討論，當我上台以圖表說明新計畫道路之缺點及我們所提替代方案之優點後，台下聽眾中即有人站起發言，他就是我上述的那位街友，由於他經常在社區的大街小巷走動，加以日夜社區的交通情形瞭如指掌，故能提出若干正面的補充，侃侃而談，句句合情合理，使得大會主席在無人異議的情形下敲槌照案通過，報請市府參辦。使我非常驚奇他有如此爆發性的潛能，及時爆放出關鍵的助力。我除感激這位街友之道義相挺外，也深深地體會到「天生我才必有用」及「廣結善緣」這兩句常語的深奧哲理。

#### 五、海底地形

1960年我進入經濟部工礦計畫聯繫組由李國鼎先生兼任召集人之礦業小組工作，乃根據我在煤礦探勘處所得資料及經驗，配合向台灣省礦務科商借之全部煤礦開採坑道實測圖，研劃陸地深部及海底之煤田探勘目標

區域，並詳擬推動探勘之計畫，藉以明瞭地質構造及煤層發育情形，以供釐訂開發計畫之依據。不意翌年即蒙內政部勞工司司長汪曉滄及經濟部礦業司司長李鳴蘇相繼電話徵詢，告以該年度內政部列有派員赴美國研習礦場安全一年之計畫，擬徵召筆者為該計畫之候選人，盛情難卻，我不便推辭，旋即見其來函煤業小組，也蒙李國鼎先生之批准同意。

1961年8月7日我首途赴美，8月10日抵達華盛頓，11日向美國國務院及聯邦礦務局辦理報到手續，14至18日在華盛頓之國際中心接受一星期之指導研習(Orientation)，20日飛抵Colorado之Denver，21日向美國聯邦礦務局之Denver分局報到。

在拜見分局長時我即將台灣礦產分佈、開採情形、及礦場安全方面所遭遇困難等，以圖表及數字向他詳細陳述。他聽完我之報告後，即細說加拿大溫哥華地區，以往原有若干海底煤礦在經營，後因大量海水入侵而全部停採，希望台灣引以為鑑，預作防範之措施。

他的重要指示，使我想起台灣北部開採中之煤礦，應該儘速給他們海底地形圖參改，因此我即馳函稟報李國鼎先生，建議洽請國防部之有關單位辦理，之後我即未被告知後續情形。

我受訓完畢返台上班的第二天，突見秘書室送來一大捲密件，打開後看到的是一大捲台灣北部海底地形圖，其範圍與我建議者完全相同，我非常高興地立即分送給海底開採中所有煤礦與其相關部份之地形圖，並致

送全部地形圖一份給礦場安全有關之政府機構參考，請他們注意所有工作面與海底間安全煤柱或岩壁之保留，以免遭遇海水入侵之災害。1990年前後，所有開採中之海底煤礦均遵照政府政策全部停採。歷經三十年均無發生海水入侵事故，我認為及時發給他們海底地形圖參考之措施，已經收到了預期之效果。

## 六、台煤技術

1975年經濟部礦業研究所馮大宗所長赴美參加世界能源會議，遇到菲律賓能源部代表Dr. Sali，他說「菲國曾聘請英國Reberon Research Institute專家勘研菲國煤礦，他們報告中曾建議借重台灣之煤礦開採技術，未知台灣願意協助否？」馮所長聽後欣表願意。

歷任雙方函件往返研商結果，1977年底菲國即選派能源部礦業司長Mr. Bornasang及石油公司煤礦部經理Mr. Garcia等四人來台，兩週間實地考察礦研所及數個大小煤礦。菲國石油公司副總經理Mr. Malixi隨即依據該四人之報告，來函邀請馮所長率團赴菲，對該國之Uling及Malangas兩煤田之開發計畫提供技術意見。1978年初，馮所長即率同煤業研究室主任陳修吾及地質顧問何春蓀赴菲，馮所長與Mr. Malixi洽談安排後因公先行返台，陳何兩人隨同菲方人員赴煤田進行實地勘查十天。

菲律賓可能是國家較窮，不但基礎建設欠佳，菲航公司部分飛機可能也是購買他國之二手貨，我們自岷里拉欲乘班機赴宿霧，在機場等候一個多小時飛機才起飛，因氣候炎熱，機場又無空調設備，感覺上特別難

過。據陪同的菲方人員告訴我們，由於飛機經常延誤，所以大家戲稱菲航 PAL 是 Plane Always Late。

Malangas 煤田係在菲國南部之一大島上，自宿霧至煤田附近機場，必須租專機前往，機場距離煤田甚遠，雖有一條產業道路可通，維修欠佳而多坑洞。該地因有回教叛軍作亂，菲方陪同人員告知飛機必須在太陽下山前離開。 勘查煤田後乘吉普車趕回機場時，因車速過快，我大部分時間都被彈跳而臀部騰空，趕上飛機於太陽下山前抵達南部大城 Zamboanga。晚餐後我約他們陪同人員開會，說明我勘查的初步意見。煤礦部經理 Mr. Garcia 才說明他們邀請英國專家之外，還邀請日本及澳洲專家勘驗過，並展示三國專家所提出之報告書。

我即翻閱報告書之大概內容，均未見附有開採計畫，我即提問三國專家為何陳述開採此煤田之方法？沒有一人能夠回答，此時我才告訴他們，此三本報告書均無開採計畫，我們可以補全他們的不足，忽見 Mr. Garcia 起身走向附近之電話機打電話，長談約 20 分鐘之久，回座時即告訴大家，菲國能源部部長及幾位高級主管，明天會飛抵 Uling 礦場勘查，要大家在他們到達前趕抵 Uling 礦場。翌日近中午時分，即見四架直升機降落 Uling 礦場之空地上。部長一行人進坑勘查後，當晚並在宿霧設宴款待我們兩人。餐前約有 30 分鐘我們與副總經理 Mr. Malixi 等人座談，聽取我陳述初步勘查意見及建議，我並答應於返台後以書面詳述內容電請他們參研決定。

次日我們兩人自宿霧乘班機返岷里拉，飛機到達目的地上空時，機師發現機輪不能轉動，在上空盤旋兩圈後決定降落，著地時除有一強烈碰撞巨響外，自機窗並可見到機輪與地面磨擦產生之大量火花，幸好不久即見飛機停下，立刻響起全體乘客如雷之掌聲，狀似在為機師高明技術而喝采，實則在為自己平安而慶幸。當晚我在岷里拉旅館，洗澡時才感覺下腹部疼痛，細看時才知部份橫膈膜已被震破而生疝氣病變，返台後速往新店耕莘醫院手術治療，迄今幸無復發之情形。

1978 年礦研所依照菲國石油公司之函邀，選派煤業研究室主任陳修吾率同海山煤礦採礦工程師賴克富，及台灣省礦物局機械工程師吳文榮等三人，於 7 月 10 日出發，赴菲進駐在 Uling 礦場之宿舍，為其設計兩煤田之詳細開發畫。當書面資料提出時，即逐一為菲方工程人員說明直至他們全部瞭解為止，開創並展示了台灣煤礦特有開採技術之品牌。菲國即據以向亞洲開發銀行申請貸款獲准，並代礦研所辦理為該行顧問之手續，希望礦研所能承攬工程之進行，不意被該行日級總裁以礦研所尚無承包工程之實績而否決參與之資格，並指定由日本三井公司承包，其愛國情懷，應可理解。

## 七、虛驚一場

世界礦業災害預防訓練第二屆研討會輪到美國主辦，責由該國內政及勞工兩部主持。1980 年即分函各國徵文，我國經濟部收到後即特函礦研所，馮所長批示要我研辦，經濟部主辦人並以電話建議我擬文應徵，我乃依大會之規定提出論文之綱要呈部轉美研

核。1981年初接獲美國論文甄選委員會主席 Fazlollah L. Misaqi 函告該論文綱要經已入選，囑即擬送詳細內容。經數度之美台間函件往返修正後，該會即告知論文正式列入1981年11月9至12日在華盛頓舉辦之大會議程，囑我應準時出席大會。因函件均經由經濟部轉送，該部獲知亞洲僅我所撰一文入選，認為機會難得，張光世部長特函礦研所，指令論文撰擬人陳修吾必須出席大會，俾於會議中宣讀論文及答詢，本人遂於11月7日離台赴美與會。

在會場外面之走廊空間，懸掛甚多漫畫及陳列有關廠商所研製之新型礦場安全用具，我乃利用空閒時間參觀這些展示並索取有關資料，他們都要求與我交換名片，因此這些廠商都持有我的名片。

臺灣不幸在1984與1985年間，連續發生三次震驚世界之煤礦重大災變，美國有一廠商來函經濟部，陳述曾在該次大會與我面敘，認為他們可以提供協助，吳梅村次長因而邀約我瞭解詳情之後，決定在該年度即將舉行之中美經濟研討會增列「工礦安全」一組，並指定曾任經濟部礦業司長之吳伯楨先生主持。

該組係被安排在下午二時開始，吳主持人分任臺灣省社會處處長趙守博先生主講工業安全；經濟部礦業司副司長龔鳳岐先生主講礦業安全。趙處長空手上台，拿起麥克風即侃侃而談，提報很多重要數字，顯現其超強之記憶力，加上口齒清晰，英語流利，使我正在暗中驚嘆為此傑出年輕處長必為未來臺灣政壇之一顆燦爛明星之際，忽聞砰的一聲巨響，眼見趙處長整身後倒掉入講台後方

而消失，頓時全堂嘩然並紛紛衝前欲伸援手，不意趙處長卻突然站起，若無其事地走上講台，拿起麥克風說：「真不好意思，我因中午招待一位外賓吃飯，席間喝了些酒，以致發生此意外，尚請大家見諒」，吳主持人急欲請其回座位休息，卻被婉拒，趙處長即繼續講完他的全部講詞。大家雖然虛驚一場，但也慶幸趙處長並無明顯受傷地走離會場。

## 八、機毀人亡

1980年前年後，日本、南韓、臺灣均在努力尋求燃煤電廠之長期供煤來源，爭相組團至世界產煤國家瞭解實況，臺灣電力公司乃由主管煤炭之協理處長、課長，及邀聘我參加，組成世界燃煤礦場勘察團，分期至澳洲東部、加拿大、洛磯山脈周圍地區、美國各產煤州之主要煤礦場，進行實地勘查，大部分有關煤礦技術方面之問題均由我負責。

有一天在美國西維吉尼亞州勘查行程完畢正欲赴肯塔基州時，氣象報告有暴風雨來襲，所有主要商業飛機均停止營業，實際上只見天空陰暗而無下雨，因在肯塔基的行程早已排定，協理團長仍決定租用雙引擎之小飛機準時啟程，機上共有正副駕駛及我們共六人，行李全部置於兩旁之機翼內，機艙空間僅足供六人乘坐，當飛機平穩飛抵接近肯塔基之時，整機像失去繩的風箏，突然向上空猛推數千呎之高，除人有安全帶仍在座位上，其他艙內東西均飛落滿地，不久又突然急降相當距離後才進入晴空萬里的肯塔基境內，此時飛機方告平穩前進，但人人臉色發青，驚駭之情難以形容。離機前我問機師假如飛機在突然升降時翻覆，你能平安處理

嗎？他的回答是：沒有發生過，此時我給自己的回答則是如果發生，必定是機毀人亡的一場空難。

## 九、垂釣省思

我從以前之景美住所往東走不遠，即可進入台灣山區。早期我住所附近之小溪非常清澈，溪水中之中即可見到魚群漫遊，因此我的第三男孩在小學時期，假日常與同學結伴赴溪邊釣魚，為免發生意外，我都在旁監護。

最初我只是坐視，後則加入持竿垂釣，小朋友的此項活動無形中成為我的嗜好之一。1988年中我因屆齡退休，每星期天上午我安排乘車至山區小溪垂釣。1993年的某天，我有一位出家的親戚來訪，我在請教他幾種禪坐盤腿的同時，也告訴他我的日常生活情形，他聽後即嚴肅地提醒我，他認為垂釣是一種把快樂建築在其他動物身上痛苦的活動，建議我改為登山賞鳥，指點我要遵循佛教愛護動物之宗旨。事過一星期，我從景美往山區上山，欲往山區垂釣，不意在車上邂逅一位數十年沒見的同班同學，交談後知道他正欲登山賞鳥，兩位友人之建議與體行實例，似有前後呼應之勢，使我非常感動而頓思接納。

不幸的事卻在我行動之前，我的右眼因視網膜病變入院手術而失明，同時失去了垂釣與登山賞鳥的能力。細想若能早遇這兩位良師益友，照著他們意見改變我的垂釣嗜好，也許能逃過那場右眼浩劫，使我七十歲以後的生活方面，獲得若干改善。

## 十、高瞻遠矚

臺灣在光復初期所需之能源，主要係靠自產煤炭供應。由於臺灣之煤田地質複雜，煤層厚度又較其他國家者薄，政府與業者雖均在努力設法增產，但還是不夠配合經濟發展之需要，故在1972年計畫進口外煤十四萬五千公噸，其中兩萬餘公噸係預定自印尼輸入，並由台北華尼公司與臺灣省礦務局簽訂供煤合約。印尼方面卻未能依約定交貨，我國駐雅加達之中華商會乃建議選派煤業技術團赴印尼勘查該國主要煤礦之實況。

經濟部長孫運璿對於臺灣能源已有深遠之瞭解，立即採納該項建議，並指派經濟部礦業研究所馮大宗為「印尼煤礦技術訪問團」團長，團員包括礦業研究所陳修吾、台電公司龔鳳岐、臺灣省礦務局陳陽巖、及中華顧問工程司丁鶴年等四人。

技術團在印尼勘察了翁庇靈及武吉阿森兩個國營煤礦，前者因火災仍在停工中；後者產量尚不足供應其自身及附近之鐵路局與錫礦公司之用，實際上已無餘煤可供外銷，並非蓄意不按合約交煤，因此技術團建議不予追究結案。

臺灣需要進口之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氣等，均屬笨重物品，運輸距離越短越可省錢省時。鄰近臺灣能夠供應上述能源者以大陸最近，惜當時尚無正式交流，其次就是印尼。因此技術團除需要調查瞭解煤之情形之外，其他能源亦予以調查瞭解。自印尼政府主管部門所提供之口頭及書面資料，獲知印尼一切天然礦產資源屬於國有，並由政府控制，歡迎外國政府或民間公司，前來印尼進行探勘或開發工作，以獲得處理或出口之權



力，所獲利益由雙方分享。技術團乃建議我國應把握此良好機會，設法介入其工作，以為兩國間合作橋梁，俾我國所需之主要能源獲得新的供應來源。

孫運璿先生回國擔任經合會顧問兼能源小組召集人期間，對於美國能源專家團所提出之「臺灣能源調查研究報告」有充份時間詳細研讀外；對於臺灣主要自產能源之煤，亦在參加筆者主辦之「臺灣煤礦長期增產會議」中獲得詳實資訊，因此他應該是較有深度瞭解臺灣能源狀況者之一。所以他在經濟部長任內，能當機立斷，採納我國駐雅加達中華商會及他指令籌組「印尼煤礦技術訪問團」之建議，積極進行我國與印尼間之多方接觸。

孫先生並於行政院長任內，1981年底，親自率團訪問印尼，旨在提升兩國間之合作，使得我國自印尼進口之能源數量逐年增加。例如：2010年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資訊中心之海關礦物進出口通關資料顯示：該年度我國自印尼進口之煤量已高達 24,227,720 公噸、原油 639,902 公噸、天然氣 1,972,037 公噸，各占我國該年度總進口量之 38.27%、1.41%、17.53%。如此豐碩成果，都應歸功於孫運璿先生擔任經濟部長之高瞻遠矚，不但使得我們今天能享受到充裕之能源供應，而且往後還會繼續澤及子孫。

## 結語

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意外之機遇，例如本文曾提述者：不是交大校友的公路總局局長林則彬先生，及時發聲並給我一張強力的紙條，幫我解決了最重要的會場問題，林

致德學長主動負責全部表演節目之安排，協助我完成大部分的準備工作，得到他們的大力援手，使我極度惶恐的心情得以釋懷；內政部汪曉滄司長與經濟部李鳴蘇司長聯手徵召不是內政部人員的我，前去執行內政部派人赴美國聯邦礦務局受訓的計畫；景美一位街友也來參加里民大會，驚奇地爆發他的潛能，在關鍵時刻助我的提案順利過關。這些意外機遇使我感觸良深，推想也許是我一生待人處事皆以「誠」為基礎，對於社會有正面助益而能力可及的任務，更會努力以赴之態度有關。此外也堅信「好人有好報」這句善言的深奧哲理。

細數一生中經歷多次險境均能安然度過，雖然不便稱自己為好人，卻是常常感覺似有一股看不見的力量在護佑我，餘生已無任何奢求，僅祈上天能賜給我一個平順安寧的黃昏。友聲

## 作者簡介



陳修吾

曾任前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簡稱經合會)簡任技正，並兼經濟部礦業研究所(簡稱礦研所)煤業研究室主任。現居新店。